

戰時川邊墾荒記

趙 宗 鼎

負傷官兵百七十萬

近三十年來筆者親見行政院除役官兵輔導會輔導業務成績卓著，不禁想起抗戰時期，政府輔導傷兵就業，策路藍縷的艱辛往事，謹就記憶所及分述如次，藉供關心抗戰史事者參考。

四十年前抗日殺敵傷病官兵之輔導，是政府重要施政之一環。抗戰八年，據統計負傷官兵總數一七六一、三三五人。戰區遼闊遍及全國，後方各省傷兵雲集，蔣委員長於民國二十八年下令在陪都重慶成立傷兵管理處，派魏益三中將任處長，各省設分支機構，負責辦理傷兵管理業務。負傷就醫官兵出院後，輕傷者重返部隊繼續參戰，其有不能服役者，必須輔導就業。

民國二十九年軍政部奉命成立殘廢軍人生產局，局本部初設於重慶市菜園壩，不久有人建議「殘廢」二字對負傷官兵不敬，軍政部乃明令改為「榮譽軍人生產事業管理局」，此時海口多被日軍佔領，內地機械、物資均感缺乏，乃先計畫設置輕工業工廠及農林墾殖團隊，安置傷愈官兵學習就業，計畫雖經擬訂，而廣大墾地為一重要

的先決問題，經軍政部協調四川省政府，指定「雷波」、「馬邊」、「屏山」、「峨邊」四縣為農墾基地，此四縣為四川邊區，地廣人稀，頗具開發價值，筆者於生產局成立不久即奉調擔任組長，派往峨邊縣調查墾地狀況，此時軍政部改派軍校一期湖南長沙人伍瑾璋擔任局長（在台病故），局本部由重慶遷徙為縣西壩場，西壩場位居重慶上游，與樂山縣屬之五通橋，竹根灘僅一水之隔，為進入峨邊、馬邊兩縣之孔道，由西壩場經清水溪，可進入馬邊縣，經駝溪、五渡溪可進入峨邊縣，渡過長江由竹根灘至嘉定（樂山縣）再經峨眉縣，亦可進入峨邊縣屬之沙坪鄉。筆者曾多方搜集各區墾地資料，得悉雷、馬、屏、峨四縣與西康省區夷人居住之大、小涼山接壤，統稱之為邊區。當時交通梗阻，土匪眾多，不獨外省人前往者望若長星，即川省人士亦多望而卻步。筆者親臨其地後，欣悉所謂邊區，風和日麗，景色不輸江南，開發屯墾，大有可為。

峨邊四縣情況特殊

峨邊縣在峨眉山後，由樂山縣及犍為縣屬的

西壩場均可進入，由樂山是大路比較好走（那時樂山到西昌的公路尚未通車），這一帶駐有第十七師一個師，戍守的防區是樂山、峨眉、峨邊、馬邊四縣，師部設在樂山，師長劉樹成，五短身材，一臉大麻子，我從未見他穿過軍服，經常是一襲長袍，外加一件背心，手中隨時拿着一枝長烟桿，開口總離不了你哥哥、我兄弟這類江湖上的口頭禪，據說劉師長袍哥出身（四川哥老會），是已故劉湘主席極為親信的部隊，這幾縣和夷區大、小涼山接壤，夷區是種植「鴉片」的地方，好似泰國、緬甸邊界的「金三角」地區，是走私販毒者的樂園，一般三山五嶽的朋友，時常結幫將毒品運往成都、重慶獲取暴利。但是他們必需經過十七師的防區，所以軍隊駐防樂山、峨眉、峨邊、馬邊四縣向來視為肥缺，當時我中央政府雖已西遷重慶，為了鞏固後方團結，政令仍有鞭長莫及之處。如要進入邊區，一定事先要獲得防區首腦同意，否則隨時隨地都會有問題發生。他們明知政府派員進入邊區，另有任務，決不是旅行或販毒，但恐怕進入邊區的人員，偵悉他們收取烟稅的內幕，因此一定要「言語拿順」（事

先說好，取得允許的）始可成行。筆者進入峨邊爲了尋覓堡區，臨行又奉命兼負收兌黃金的任務，此任務是生產局受樂山中央銀行分行委託代辦的。當時正實行「黃金國有」政策，民間不許私存，黃金必需送往銀行兌換紙幣，峨邊縣是金沙江的下游，流經四川境內又稱爲銅河，以生產沙金著稱，沿銅河兩岸居民，多以淘金爲副業，微聞鄉民極爲驍悍，殺人越貨時有所聞，筆者隨行護衛雖有槍兵一班，但稍一疏忽，不獨任務無法達成，很可能還有生命危險，爲慎重計特呈請上級轉函第十七師分令各地駐軍隨時協助。同時聽說樂山的舵把子（地方幫會袍哥首領）蔣大爺豪爽，樂於助人，很講義氣，在縣城公園附近開了一家「息塵旅社」。蔣大爺本人並不住在旅社而住在離旅社不遠，地名高樓門一幢精美的別墅裏，最巧的是這位舵把子的祖籍是湖南長沙人，與我還有同鄉之誼。蔣大爺家裏，每日都是「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」，那位十七師劉師長，也是他家座上的常客。

我去峨邊爲了公事進行順利，也爲了自身的安全，乃設法託人介紹，前往蔣家拜訪，蔣大爺六十多歲，我們見面時他熱忱親切招待，精神飽滿，兩目炯炯發光，我告訴他我的任務，請他轉介劉師長多多關顧，蔣見我是爲了公事，又是軍政部榮譽軍人生產事業管理局派來的，立即陪我會見劉師長，他向劉說明原委後，劉立起來在我肩上輕輕一拍說：「老弟沒問題，放心去吧！公事我沒看到恐怕在師部，我一定關照參謀長，他會批辦的。」後來蔣大爺又給我幾張他蓋了私

章的名片，詳細告訴我峨邊的必經之道，以及沿途應該注意的一切情形。我在樂山又做了幾天的準備工作，才率同局本部經理組齊則愚組長（齊係湖南衡陽軍校五期經理科畢業在台病故）所派的收兌黃金人員首途，我們由樂山起程，經蘇稽場、正治場，先到峨眉縣城，峨眉山雖然名滿天下，但是縣治却是一座小小的山城，城內街道不多，店舖亦寥寥可數，南門外道路較爲寬闊整潔，兩傍廟宇鱗次櫛比，除了好幾家旅店，門口挂着用紙裱糊上寫「未晚先投宿，鷄鳴早看天」的牌燈外，其餘多半都是香燭舖，和出售登山用具的商店，出城不遠就是上峨眉山的入口，右手上去有一座大廟，名報國寺，這時四川大學因爲成都時受日軍空襲困擾，已全校遷來此處上課，隨處都可以看到川大的學生。

察 勘 堡 區 沿 途 見 聞

我們經過縣城時，特將蔣大爺的名片，專誠拜訪峨眉縣的「舵把子」徐九齡，徐住在城中的一所住宅並不算大，但是非常清靜幽雅。徐那時大約五十多歲，個子不高，談話時極爲乾脆毫不囉嗦，他開門見山的問我，是否有需要他幫助之處，我告以特來拜望，並希轉知沿途各碼頭多予照顧。他連說沒問題，當即就告訴他的管事，引至一家旅店休息，招待一宿兩餐，並派弟兄兩人將我們送到下一站的碼頭。高碼的「舵把子」姓萬名伯卿，此人方方的臉型，沉默寡言，也是當地一家旅店的老板，在該店用了一頓午餐，萬大爺仍和峨眉一樓派人將我們送到下一站的「龍池

」。並告訴我，龍池的「舵把子」不在家到成都去了，你們不必去拜碼頭，我派陪同你們去的弟兄他會關照碼頭上的管事照顧你們的，在龍池住一晚，第二天他們會派人將你們送往「新場」。我們經過一天崎嶇的山路，傍晚才到達龍池，龍池這個市場很小，只有幾家店舖，旅店極爲骯髒，整夜無法安眠。第二天拂曉起程，下午即到「新場」，新場這位「舵把子」姓薛名覺生，年齡大約四十多歲，骨瘦如柴，不獨精神萎靡而且滿面烟容，可是開口談話，倒還有條有理，且帶有一點書卷氣，可見他還是一位讀書人。我們就在他家借宿一晚，飯後我們談天一直談到午夜；從峨眉山的風景、地方的風俗、四川幫會的沿革以及全國一致團結抗日的戰爭，他都有令人敬佩的見解，可惜他是一位沉湎烟毒已深的癮君子，只能坐而言，不能起而行了。翌晨因爲薛家爲我們張羅早餐遲至八時始再出發，新場適當二峨山與三峨山銜接之處，飛巒疊翠風景幽奇，尤以斷岩峭壁流水潺潺，古樸可愛，出新場街口，循二

峨山腰曲折磴道，緩緩傾斜向下，山脈綿亘高矗雲霄，有時山巒峙立，疑路不通，行近時則又峯迴路轉，突然柳暗花明。沿途嶽崎雄偉之姿，絕非拙筆所能形容於萬一，約行三十餘里始達山麓，隔河對岸即爲峨邊縣屬之沙坪鄉。此處河口水流湍急有小舟可渡，我們一行渡過銅河後，街口有一家茶館兼營旅店，經新場派隨的弟兄引見介紹，將行李安置妥當，始悉這家旅店主人就是沙坪鄉碼頭上的管事，姓何名紹雲，寒暄片刻他就派人將我們送到下一站的「龍池」。

「葛大爺請來，真瘦瘦的身材，精神旺盛，談話不俗，而且極為和藹謙誠，我們接談甚感融洽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慨，當時即約我往他家便餐，他的家是住在街的西邊郊外，出街口過一鐵索吊橋，步行約五分鐘即到，葛家的房屋相當寬大，分為兩部份，一半是一座平房，三間式的客廳及臥室，兩傍均為雜屋及倉庫，前面一半是一新蓋不久的兩層西式樓房，樓上設一頗具規模的大佛堂，據葛家人告訴我，葛太太是一虔誠的佛教徒，她每天早晚必上樓唸經禮佛從不間斷，樓下是一大客廳，為招待往來賓客之處，我們即在此客廳便餐。菜雖不多但頗精美，飯後我們在客廳閒話家常，因而得知葛名成之，是成都某大學畢業，他同胞有四兄弟，成之居長，他們在峨邊縣擁有一些私人事業，沙坪場的沙灣有一所淘金廠，由葛的二弟朝猶負責，雇工人雖不算多。但他由成都購回了一部小型發電機，作照明抽水之用，在那抗戰極為艱苦的時候，又是窮鄉僻壤的邊地，能有這種設備，這是沿金沙江及銅河流域，各淘金戶所沒有的，據成之告我經營狀況，除了一切開支外，只是略有盈餘並無大利可獲，在沙坪場上他還設有錢莊式的小銀行，由其三弟朝烈負責，專以吸收該縣各界存款及放款為對象，業務也祇算平平，那天我們一直談到深夜，始返回旅社就寢。

原始森林土地肥沃

自此以後我們接觸的機會甚多，因悉峨邊縣屬，沿銅河的市場，除沙坪外，還有金口河、茅

坪兩處，這三個市場的收兌黃金業務得葛大爺的協助，很順利的在極短期間，即已進行完成，分派辦事人員開始工作。我隨即以全力進行我的主要任務，尋找墾地，葛成之對我所提尋找墾地的大問題，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，他告訴我峨邊與大、小涼山接壤之處，全為未經開發過的原始森林，在我們未來峨邊以前，四川省財經界聞人何北衡，即在此地辦有一家中國木業公司，專營原始森林伐木業務，經理李邦典為河北人，係何在北大的同學，森林附近均為若干年代由山洪沖積之地，肥沃異常宜於農墾，平時夷人多與漢人勾結，在這無人管理的偏僻地區偷種鴉片。縣政府亦因交通險阻無法過問，我聽說後內心極感興趣，乃約請葛成之從速聯絡中國木業公司，派人引導實地勘察，最難得的是葛成之亦親自陪同前往。兩天之內就由葛成之完成協調，木業公司指派李科長雲波一同入山，離沙坪徒步十餘里，即到「打鑼坪」，再由該坪一直向上走均為原始森林，雜草沒徑道路泥濘，我一邊走，一邊在默默的想到，前方戰事一天天的緊張，國土一天天的為敵寇侵占而縮小，負傷的員兵也一天天的增多，我們又是一個農業國家，更沒有建立徵兵的制度，傷愈後不能再服兵役的官兵，除了少數可以學習輕工業手藝謀生外，大部份祇能解甲歸田，從事墾殖工作，如果墾地無法解決，則後方傷兵愈聚愈多，社會治安問題，將發生不堪想像的嚴重後果，但願不虛此行，也許是天不絕人，我們在深入山區不遠，發現道路兩傍，均為未經開發的原始土地，肥沃異常，一望無涯，極為遼闊，確

是一處良好的天然墾區，已經中國木業公司，作了初步的開發，道路雖不甚理想，畢竟還是有路跡可尋，沿途亦斷斷續續的設有指路的標示，我們一行四人，在山區縱橫勘察了五六小時，最後在暮靄蒼茫中折返沙坪，翌日由葛成之代僱嚮導兩人，攜帶乾糧及必需衣物，再度上山察看，入夜即借宿木業公司工寮。窮五日之力，走遍林邊各地區，目測墾區縱深、方向、尋覓灌溉水源，詳細記載，繪具簡略圖說，專人呈報局本部，請求迅速派遣專家入山察看，作進一步的續密計畫，不久局本部派設計科長陳梅朋，率同技士專家多人入山勘察，研究土質、氣候、灌溉水源、測量墾地範圍等。認定非常適合屯墾，乃同局擬訂詳細計畫，呈報軍政部覆核後發表劉覺乙上校為墾殖團團長（軍校五期畢業現在台，曾擔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東池上農場場長，及嘉義農場場長等職，對台灣榮民從事農墾工作頗多貢獻）開始籌備工作，依初步奉准計畫，先行成立八個隊，預計安置傷愈官兵二千人，分五個梯次分別進入墾區。

自種稻麥兼辦工廠

隨後軍政部軍務司，亦派劉長祐上校（現在台，劉上校係軍校六期畢業）前來核計分區人數，建築住屋、配置耕牛農具等問題，經過一年的籌備期間，近兩千人的食糧問題極為嚴重，尤以在籌備期間，近兩千人的食糧問題極為嚴重，因為峨邊縣屬各地，很少種植水稻及小麥，當地鄉民大多數是以包穀（玉米）為食糧，而我們傷愈的官兵，又多為北方及長江流域的健兒，他們

習慣以麵粉、大米為主食，幾經交涉四川省政府始允將這些軍糧，就近會由峨眉、樂山兩縣核撥，峨眉與峨邊雖稱鄰縣，事實上崇山峻嶺，仍相隔近二百里之遙，當時樂、西公路（樂山到西昌）尚未修築完成，兩縣又少有驛馬及其他運輸工具，必需全靠人力背負翻山越嶺倍極辛勞，偏人代運又無預算經費可供支應，祇好由開鑿的榮譽軍人自行輸流，背負運補，此項艱鉅工作，直至樂區種植的稻、麥成熟收割時才獲解決。

不料夷人覬覦我樂區米、麥，乘我收刈堆集時，始則趁夜偷竊一夕數驚，繼則明火執杖聚眾強搶，我樂兵在這窮鄉僻壤之區復無武器可資抵禦，多次呈文上級請求，因值抗戰緊張時期，批示庫無存品無從撥發，劉覺乙團長於萬不得已時乃冒生命危險，跋涉數千里北越秦關，前往河南正在與日軍作戰之中原戰場，向當時任十三軍軍長石覺將軍求援，因為石覺將軍在剿匪時期與劉同隸第四師團當營長。那時的第四師師長是徐庭瑤將軍，旅長是前年在香港病逝的關麟徵將軍，團長是現在台灣的劉子清將軍，劉不幸在四師營長任內於安徽金家寨一役左腿負傷折斷，乃在後方轉任鑿運工作，石覺將軍得悉劉的苦衷，乃毅然允予協助，即將俘獲日軍之步槍二十枝，撥借鑿運團，並派軍部陳科長押運返川，交作鑿兵自衛之用，鑿運團自獲得這批武器後，經由葛成之協調夷人首腦「六支兒」（夷人名），始獲安全保障，夷人亦未再來騷擾。隨後發展極為順利，相繼輔導安置傷愈官兵叁仟餘人，劉覺乙團長

上校繼任鑿運團團長；榮譽軍人生產事業管理局，除了峨邊樂區以外，在犍為、樂山兩縣尚設置有各類輕工業工廠多處，如造紙廠、製藥廠、淘金隊等等亦安置傷愈官兵甚多。

當年故友雲天遠隔

民國三十一年春間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眷念樂區官兵之辛勞，特派慰問組組長黎離塵（在台病故）奉團前來慰問，並疏導夷人勝以大義。自後彼此相安從未發生任何事故，樂區繼續擴大，稻麥亦欣欣向榮，鑿運官兵生活更日趨安定，筆者因任務達成，奉調軍事委員會工作，這一段輔導傷愈官兵開鑿的艱辛往事，在抗日戰爭八年那個大時代中，可以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安置人數亦不過數千人，可是對後方社會的秩序却做到了不小的安定作用，現在事過境遷，除了前軍政部仍存有檔案可資稽考外，我想是很少為人所知，更不會有人寫出來為抗日戰爭史中，來補上這個小小的故事。民國三十四年抗日戰爭勝利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辦公廳主任賀國光將軍，在重慶辦理復員工作後，於三十五年奉調西昌行轅主任，三十六年西昌行轅奉命改為西昌警備總司令部，賀將軍仍任總司令職務，筆者因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得以追隨賀將軍，先後擔任總部參議、處長等職務，西康省與峨邊毗鄰，渡過峨邊縣屬之金口河，越篔簹嶺即為西康所屬之富林，在抗日戰爭期間，我政府為了銜接滇一綏（雲南一綏甸）公路，乃將樂一西公路（樂山—西昌

因此峨邊至西昌有公路可通較為方便，駐在峨邊縣的鑿運團團長樂章兒，及峨邊縣大爺葛成之與筆者經常有信函往來，民國三十六年，嚴、葛兩兄先後函告均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，嚴為湖北省遠安縣人，由該縣縣民選出，葛成之兄亦為峨邊縣民選出，均曾前往南京，參加國民大會議選舉總統、副總統。葛成之雖為袍哥大爺，而極重情感、義氣，在峨邊時幫助筆者不少，其為人溫文儒雅，酷愛文學，平時信函，亦如行雲流水，熱情奔放，詩詞雖所作不多，但清新脫俗，氣韻不凡，猶憶其過篔簹嶺曾有句云：

朔風凜冽過篔簹，雲作梯磴轟作基，更喜此技龍門雪，高捧玉幹與天齊。

讀此可見其文學修養之一斑，亦幫會中之奇人也。民國三十九年春間，毛共猖獗，大陸除西昌為我軍唯一最後一個據點外，餘均淪陷。其後共僞用全力糾集優勢之兵力，分三路由雲南昭覺，及四川雅安急進圍攻西昌，筆者適因要公奉命於元月十四日飛經海口（海南島）轉來台灣。三月二十二日突接總部稽查處長談榮章兄電告，嚴、葛兩兄已將峨邊縣屬之地方團隊及鑿運團隊共同組成游擊部隊，於三月二十日回西昌，向胡宗南長官，及賀國光總司令請示行止，並囑筆者迅速飛返西昌共同策畫，惜時不我與，飛機已斷，胡、賀二公及西南軍政長官公署，西昌警備總司令兩部，各級主官，重要幕僚，均於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，奉命撤退來台，大陸亦從此全部陷落，嚴、葛兩兄因飛機無法容納，身陷西昌，存亡莫